



册府元龜

卷之三百七十一
至七十三



13
849
123



司徒左長史劉疇在密爲塢主中書令李暉太傅參
軍騎掇劉蔚鎮軍長史周顛司馬李述皆來赴疇僉
以疇有才用且手握疆兵勸藩假疇冠軍將軍豫州
刺史蔚等爲參佐疇必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
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遂懷翼秦王之
計謂疇掇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河陽令傅
暢遣疇書勸奉秦王過雒陽謁拜山陵徑處長安綏
合夷晉興起義衆尅覆宗廟雪社稷之耻疇得書便
欲詣雒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
長安疇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藩及疇掇等並

逃散疇追藩不及暉等見殺唯顛述走得免遂奉秦
王行止上雒爲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衆西至藍
田時劉聰向長安爲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還平陽
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王保
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並同心推戴立王爲皇
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閻疇爲太子詹事總
攝百揆梁綜與疇爭權疇殺綜以王毗爲京兆尹疇
首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
並害其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
並綜母弟綝之姻也謀欲除疇乃證其無君之心專

魏大臣請討之遂攻鼎出奔雍爲氏竇首所殺傳
首長安

周馥爲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覩群賊孔熾雒
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
吳思司馬殷識上書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
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
伏思大計僉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從
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嶠函險澁宛都
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爲逾淮陽之地北阻
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

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
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險守約用保宗廟未
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
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
中郎將風馳卽路荆湘江楊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
萬解布絹各十四萬疋以供大駕今王浚苟晞其平
河朔臣等勦力以啟南路遷都弭寇其計竝得皇輿
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畧知無不爲古人所務
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願東海王越
與苟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

祖逖爲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摧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宏致遠圖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直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寄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

溫嶠爲平南將軍鎮武昌聞蘇峻之徵也慮其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移屯潯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岳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明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效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賊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諡復固請侃行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其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

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
峻時殺侃子瞻繇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
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鈺鼓之聲震於百里
直指石頭次于蔡州侃屯察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
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
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
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仗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
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
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
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

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
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
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
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策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晚
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
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豎爲海內
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
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
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
腦塗地嶠等與公竝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

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
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
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
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塲告皇
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涕流覆面三
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
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
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白固嶠乃立行臺
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
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間使

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康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
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口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加
攻榻坑榻坑軍若敗術圖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
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於嶠船時陶侃雖爲盟
主而處分規畧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加散騎嘗待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
鄒鑿爲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嘗侍咸和初
顧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鑿聞難便欲率所領東
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
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

口詔進鑿爲司空鑿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
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
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
紀陵汨五嘗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援本塞原殘害
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
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
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群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
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
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
有淪此盟明神殛之鑿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乃

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謀
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旣防其
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
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
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至進鑿都督揚州
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國將軍虞潭皆受鑿
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於茄子浦鑿築白石壘而據
之會舒潭戰不利鑿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
曲阿陵亭三壘以拒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
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叅軍曹納以

冊府元龜卷之二
卷之三十一
爲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鑿退還
廣陵以俟後舉鑿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
顧荷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疆寇在
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
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
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鑿遣叅軍李閔追斬之降男女
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

劉牢之爲南彭城内史輔國將軍代王恭督兗青并
七州事時楊佺期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恭求
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於新亭玄等

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

桓彝爲宣城内史蘇峻之亂彝糾合義衆欲赴朝廷
其長史禪惠以郡兵寡弱出入易擾可按甲以須後
舉彝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
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朱綽討賊別帥於
蕪湖破之彝尋出石頭會朝廷遣將軍司馬流先據
慈湖爲賊所敗遂長驅逕進彝以郡無堅城遂退據
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慷慨流涕進屯涇陽時州郡
多遣使降峻禪惠又勸彝僞與通和以紆交至之禍
彝曰吾受國厚恩期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

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勸晁收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晁因進軍攻夔夔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夔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夔僞降更思後舉夔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爲晁所害年五十三時賊尚未平諸子並流迸宣滅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追贈廷尉謚曰節威安中改贈太嘗俞縱亦以死節贈興安太守

卞壺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蘇峻稱兵至東陵口詔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壺率郭默趙裔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爲峻所破壺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壺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壺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烧宮寺六軍收績壺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眇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壺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嘗侍尚書郎弘納議以爲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貞之節當書於竹帛今追贈寔未副衆望謂宜加弔司之號以旌

忠烈之勲司徒王導建議進贈驃騎將軍加侍中訥
 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
 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
 臣子之極行也按壺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艱
 存亡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
 保傳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
 致討身當矢旃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為國
 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况壺仗節國
 難者乎夫賞疑從重况在不疑謂可上準許穆下同
 嵇紹則允合典謨克厭衆望於是改贈壺侍中驃騎

將軍開府議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瞻
 散騎侍郎瞻弟旰奉車都尉瞻母裴氏撫二子尸哭
 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微士翟湯聞之歎
 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
 庾翼為安西將軍鎮武昌嘗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涼
 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期翼
 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為已任言論慷慨形於辭
 色
 桓冲代桓温為豫楊二州刺史初温執權大辟之罪
 皆自己决冲既蒞事上疏以為生殺之重古今所慎

凡諸死罪先須上報冲既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勸
 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衡冲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為
 群情所歸冲懼逼寧康三年乃解揚州自求外出桓
 氏黨與以為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郗超亦深止之冲
 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為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
 是改授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知六郡軍事車騎將
 軍徐州刺史
 桓伊為護軍將軍卒贈右將軍加散騎嘗侍謚曰烈
 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為未令死乃上之表曰臣
 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

隨處放散于時收拾破敗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
 脩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効
 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銜恨泉壤謹奉輪馬蒙百
 具步鎧五百領並在潯陽請勅所屬領受詔曰伊忠
 誠不遂益以傷懷仍受其所上之鎧
 劉弘為荊州刺史督荆交廣諸軍事廣漢太守牟冉
 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斬之時
 人莫不稱善
 郭誦司州刺史李矩之甥也矩表誦為揚武將軍陽
 翟令時石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擊

不利誦弟元復爲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遺誦崖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

段匹磾領幽州刺史爲從弟末杯所敗北依邵續與續并力追末杯斬獲畧盡又令文鴛北討末杯弟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爲石季龍所遮文鴛以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文鴛曰我以勇聞故百姓使我見人被畧而不救非

丈夫也令衆失望誰復爲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下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仗文鴛罵曰汝爲寇虐久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爲汝擒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戰不已季龍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促文鴛文鴛戰自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龍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以甚矣復欲執天

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黃河南匹磾着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爲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爲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爲勒禮嘗着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爲主事露被害文鴛亦遇鳩而死良可郭默初爲河內督將永嘉之亂率衆自爲塢主遣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內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曜

死三屯圍之欲使饑死默送妻子爲質并請羅焉羅舉設守曜怒沉默妻子於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於劉琨琨知默狡猾留之而緩其救默便遣人告急會芝出城浴馬使疆與俱歸默乃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與劉曜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投李矩後與矩并力拒劉石其來也魏該爲順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苻卓不從欲觀該去就試以敦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拒而不應劉隗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

散騎嘗侍率萬人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爲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盼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其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

周顛代戴若思爲護軍將軍及王敦構逆溫嶠謂顛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顛曰君少年奉

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

脅主其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

仲

王敦字處仲

剛愎疆忍狠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旣而

王師敗績顛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帝召顛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顛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瑁等勸顛避敦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

太廟額太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
枉殺忠臣陵雲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
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
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
上害之時年五十四

周筵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札之兄子王敦作
難加冠軍將軍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
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筵聞札開
城納敦憤咤慷慨形於辭色尋遇害

劉超為左衛將軍時蘇峻謀逆京邑大亂朝士多遣

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
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為右衛將軍
親侍成帝屬太后喪軍衛禮章損闕超躬率將士奉
營山陵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
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
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萬等補司
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時饑饉米貴
峻等問遣一無所受繼繼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
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猜
忌朝士而超為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後王導出奔超

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侍中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繇是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顯近地葬之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謚曰忠

牟曼為前將軍時蘇峻作亂曼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眾不動為峻所害

朱伺為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時王敦欲用從弟廩代陶侃為荊州侃故將鄭攀馬雋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廩忌戾難事謀其拒之遂屯結漢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拒漢既而士眾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桂曾時朱軌趨誘李桓率眾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景造謀拒廩因斬之降軌等廩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楊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廩曰曾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眾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廩

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
廩乃遣伺歸裁至壘卽爲曾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
危欲令伺守之或說浚云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
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攀黨馬雋等亦來攻壘雋
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
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嘗所謂弩忽禁不發
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
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伺旣入賊舉鋌擗伺伺逆
接得鋌反以擗賊賊入走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
從船底沈行五十步乃免遇醫療創小差柱曾遣以

伺云馬雋等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外內百口
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
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
付汝乃還甌山時王真與李桓柱曾相持累戰甌山
下軍士數驚喚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
周虓字孟威爲西夷較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
將楊安寇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
漢水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於安
堅欲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
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

丹元忠二
以為榮况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為氏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虓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群何敢比天子及吕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狄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密書與桓冲說賊姦計太元三年虓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漸離後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為晉臣

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撓之徙於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黎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於太原

吉挹少有志節孝武帝初苻堅陷梁益桓豁表挹為魏興太守太元四年苻堅將苻鍾攻魏興挹遣衆拒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郎軍事鍾率衆欲趣襄陽挹又邀擊獲五十餘級鍾怒廻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為計不立死未晚也挹

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扼閉口不言不食而死

朱序為梁州刺史鎮襄陽苻堅率眾圍序序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為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師拒之時堅大兵尚在頃苻融以三十萬眾先至堅遣序說謝石稱已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眾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七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眾少却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

敗眾遂大奔潰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郗郗中史

郗愔為輔國將軍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人多勁悍桓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遣賧詣溫欲其獎王室脩葺園陵子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賧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閒地自養溫得賧大喜即轉愔為會稽太守

毛璩安帝初為征虜將軍及桓玄篡位遣使加璩散騎嘗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命玄以桓希為梁州刺史王昇據洛郭法戍宕渠師寂戍巴郡周道子

成白帝以訪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
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
仍率衆次於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誠
愨亮自桓玄萌禍嘗思躡其後今若平殄克逆肅清
荆郢者便當卽受上流之任初璩弟寧州刺史璠喪
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叅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江
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璠弟瑾子脩之時爲玄屯騎較
尉誘玄使入蜀旣而脩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
遷共殺玄約之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
沒江陵劉毅等還潯陽約之亦退戍而季之述之皆

將約之詣振僞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時
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保涪陵振遣桓
放之爲益州屯西陵處茂拒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
詔曰夫貞松標於歲寒忠臣亮於國危益州刺史璩
豐巖弘正誠契義旗受命偏師次於近畿輔翼之勲
寔感朕心可進征西將軍加散騎嘗侍都督益梁秦
涼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處茂宣讚藩牧
蒙險火難可輔國將軍西夷較尉邑西梓潼二郡太
守又詔西夷較尉瑾爲持節監梁秦二州軍事征虜
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畧陽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

瑗爲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璩聞振陷江陵率衆赴
難使弟瑾瑗順外江而下使叅軍譙縱領巴西梓潼
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
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瑾瑗留府
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畧城去成都
四百里遣叅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熒道令何
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其害璩及瑗并
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

璩爲南蠻較尉太元中從弟仲堪爲荊州刺史仲
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璩欲同舉璩不平之曰
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
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璩怒
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爲恨猶密諫仲
堪辭甚切至仲堪旣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璩
言爲非璩見江績亦以正直爲仲堪所斥知仲堪當
逐異已樹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
出省之謂璩曰兄病殊爲可憂璩曰我病不過身死
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爲慮勿以我爲念也仲堪不從
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璩遂以憂卒隆安中詔故南
蠻較尉殷凱忠績未融奄焉隕喪可贈冠軍將軍

張肅寔叔父也爲建威將軍西海太守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躬逆滔天朝廷傾覆肅晏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闔家效死忠衛社稷以申亮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旣而聞京師陷沒肅泣憤而卒何無忌爲江州刺史鎮南將軍盧循遣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推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迴山壓邪未足爲

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鑿宜決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拒之旣及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南薄於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宋劉敬宣字萬壽仕晉爲征虜將軍領冀州刺史時

高祖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仗節嘗懼福過禍主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吉非所敢當使呈書高祖謂王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也今誕等數百登西吳顏師伯爲征虜將軍都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安兗州之濟北二郡諸軍事竟陵王誕反師伯遣長史禰玄敬率五千人赴難沈慶之爲步兵校尉詔封群蠻於江沔元嘉三十年

正月孝武出次五洲總統群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詔受軍畧會孝武典籤董元嗣自建鄴還陳元南弒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請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是所悉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力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衆軍旣集假慶之征虜將軍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孝武還至潯陽慶之及柳元景等並以天下無主勸世祖卽大位不許賊勸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齋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孝武孝武踐祚以慶之爲領軍將軍

褚湛之爲丹陽尹元凶劾弒逆以爲吏部尚書復出
爲輔國將軍丹陽尹統石頭戎事世祖入伐邵自攻
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攜二息淵澄登
輕船南奔淵有一男始生爲邵所殺世祖卽位以爲
尚書右僕射

劉瑀爲寧遠將軍益州刺史元凶弒立以爲青州刺
史瑀聞卽起義遣軍并送資實於荊州世祖卽位
召爲御史中丞還至江陵值南郡王義宣爲逆瑀陳
其不可言甚切至義宣以爲丞相左司馬俱至梁山
瑀猶乘其蜀中船舫又有義故部曲潛於梁山洲外

下投官軍除司徒長史

朱脩之爲雍州刺史時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
脩之舉兵脩之僞與之同而遣使陳誠於帝帝嘉之
以爲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聞脩之不與已同乃以
魯秀爲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
得前乃退及義宣敗於梁山單舟南走脩之率衆南
定遺寇時竺超民執義宣脩之至乃殺之以功封南
昌縣侯

沈攸之爲寧朔將軍征南賊攸之從子懷寶爲賊將
帥在赭圻造親人楊公讚齋密書招誘攸之攸之斬

公讚封懷寶書呈太宗尋克赭圻後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後廢帝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襲京邑攸之謂僚佐曰桂陽今反朝廷必聲云與攸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軍主孫回沈懷與興軍馳下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同等始過夏口會休範平而還

劉秀之爲寧朔將軍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爲逆遣參軍王暉徵兵於秀之秀之卽日斬暉戒嚴遣中兵參軍常山松萬人襲之

柳元景爲前將軍雍州刺史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卽以質書呈孝武語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毀于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

沈林子爲征虜將軍旣破鮮卑慕容超而盧循奄至循之下也廣固未拔循潛遣人結林子及宗人叔長林子卽密白高祖以超未平隱之還自廣固乃誅叔長謂林子曰昔魏武在官渡汝宛之士多懷二心唯李通獨斷大義古今一也循至蔡州貴遊之徒皆議遠徙唯林子請移家京邑高祖恠而問之對曰耿純盡室從戎李通舉宗居魏林子雖才非古人實受恩

深重高祖稱善

黃回爲右衛將軍沈攸之反以回爲使持節督郢州
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給鼓吹一
部臧質率衆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石頭爲
亂回與新亭諸將任侯伯彭文之王宜興孫曇瓘等
謀應粲粲事發侯伯等並乘船赴石頭唯曇瓘先至
得入侯伯等至而粲已平回本期詰旦率所領從御
道直向臺門攻齊王於朝堂事旣不果齊王撫之如
舊

垣詢之驍敢有氣力南郡王義宣反夙聞其名以副

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首行大逆亦領軍隸東詢之
規殺之慮柬不同柬宿有此志又未測詢之同否互
相觀察會起來論事柬色動詢之覺之卽共定謀遣
信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其私往斫
之殺其僕於牀因與柬南奔東溺淮死詢之得至時
世祖已卽位以爲積射將軍

殷孝祖爲寧朔將軍督兖州諸軍事兖州刺史太宗
初卽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法叅軍葛僧韶建議
銜命徵孝祖入朝帝遣之僧韶至孝祖具問朝廷消
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甲精疆主上欲委以前驅

之任孝祖卽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
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縣尋又反
叛義興賊乘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
衆力不少並儉楚壯士人情大安齊張敬兒宋末爲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軍事
昇明元年冬沈攸之反遣報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爲
設酒食謂之曰沈公那忽使君來君殊可念乃列仗
於廳事前斬之集部曲偵攸之下當襲江陵遂破之
送首京師

李安民初爲宋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時桂陽王休

範起事安民遣軍授京師徵爲左將軍加給事中

王玄邈爲宋輔國將軍幽州刺史青州刺史沈文秀
反玄邈欲向朝廷慮見掩襲乃詣文秀求安軍頗文
秀令頓城外玄邈卽立營壘至夜拔軍南奔起義比
晡文秀追不復及明帝以爲持節都督青州刺史將
軍如故太祖鍾淮陰爲明帝所疑遣書結玄邈玄邈
長史房叔安勸玄邈不相答和罷州還太祖以經途
又要之玄邈雖許旣而嚴軍直過還都啓帝稱太祖
有異謀

蕭坦之東昏立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遭母喪

起復職加右將軍置府江祚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
密謂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
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持喪還
宅宅在京府城東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
科頭着禪踰墻走從東治僦渡南渡間道還臺假節
督衆軍討遙光屯湘宮寺事平遷尚書右僕射丹陽
尹右將軍如故進爵爲公增邑千戶

荀佐王太祖時爲輔國將軍世祖在於東宮任左右
張景真多僭侈世祖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舫坐
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祇畏莫敢言伯王謂親

人曰太子所爲官終不知豈得顧死蔽官耳目我不
啓聞誰應啓者因世祖拜陵之後密啓之帝大怒簡
較東宮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於東府乘
飛鷺東迎具白帝怒之意世祖夜歸帝亦停門籥待
之二更盡方入宮帝明日遣支惠太子聞喜公子良
宣勅詰責并以景真罪狀示世祖稱太子令收景真
殺之

張坤都督鄆司二州諸軍事梁王義師起東昏遣驍
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百四十
餘船送坤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坤不

敢進停任夏口浦聞義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勅僧寄詣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冲曰臣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效冲深相許諾共結盟誓乃分部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據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王出沔口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濟冲遣中兵叅軍陳光靜等開門出擊爲義師所破光靜戰死冲固守不出景宗於是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嘉湖東昏遣軍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吳

子陽光子衿李文劉陳虎牙等十二軍援郢至嘉湖不得進乃築城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係不能相救冲病死元嗣榮伯與冲子孜及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固守東昏詔贈冲散騎嘗侍護軍將軍假元嗣子陽節江水暴長嘉湖城淹潰義師乘高艦攻之子陽等大敗散魯山城乏糧軍人於巉頭網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梁王命偏軍斷其取路防備越逸房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城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旣敗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爲書與梁王冲故吏青州中從事房

長瑜謂攷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逾松竹郎君但當
 端坐畫一以荷折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
 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為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
 亦恐彼所不取也魯山陷後二日元嗣等以郢城降
 東昏以程茂為督郢司二州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元
 嗣為督雍梁山北秦四州郢州竟陵司州隋郡冠軍
 將軍雍州刺史竝持節時郢魯二城已降死者相積
 竟無叛散時以冲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
 寄益州刺史

册府元龜

領李文禮則其天善十二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三十三

忠策

梁馬仙理為齊寧朔將軍豫州刺史時義師起四方
 多響應高祖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仙理仙理於軍斬
 仲賓以殉義師至新林仙理猶持兵於江西口被選
 建康城陷仙理號哭經宿乃解兵歸罪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三十一

霍俊爲軍主時侯景渡江俊與邵陵王綸同爲賊所敗俊見獲賊送於城下逼云已擒邵陵僞許之乃曰軍小夫利正爲糧盡還京口王在俊爲託邏所獲非軍敗也賊以刀背毆其髀俊色不變賊義而捨之楊公則領白馬戍主爲氏賊李烏奴所攻陷公則抗聲罵賊烏奴壯之更厚待焉要與同事公則僞許而圖之謀洩單馬逃歸宋州刺史王玄邈以事表聞高帝下詔褒美後爲中護軍散騎嘗侍時朝廷始議北伐以公則威名素著至京師詔假節先屯雒口公則受命邁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

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孺任以前驅方以古人見知重矣雖臨途疾苦豈可僴俛辭事金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雒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卽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乃反疾卒於師恭道恭爲司州刺史平北將軍天監三年魏軍圍司州道恭拒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存遺恨又令取所持節謂僧勰曰稟命出疆

憑此而已既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
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
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衆赴援景宗到
鑿峴頓兵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乃陷

裴之橫爲直閣將軍侯景亂出爲貞威將軍隸鄱陽
王範討景濟江仍與範長子嗣入援連營度淮據東
城京都陷退還合肥與範泝流赴濫城景遣任約上
逼晉熙範令之橫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橫乃還時尋
陽王大心在江州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濫城之
橫斬思立而距大心大心以州降侯景之橫率衆與

兄之高同歸元帝承制除散騎嘗侍廷尉卿

江子一爲戎昭將軍時侯景反攻陷歷陽自橫江將
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
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州復收餘
衆步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啓簡文云賊圍未合猶
可出盪若營柵一固無所用武請與其弟子四子五
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桃賊許之子一乃身先士
卒抽戈獨進群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
事急相引赴賊並見害
張曠爲吳興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京城曠遣弟伊

率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京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避
難東歸暎往見而謂曰賊臣憑陵社稷危耻正是人
臣效命之秋今欲收集兵力保據郡邑若天道無靈
忠節不展雖復及死義亦無恨浚曰鄙郡雖仗義拒
逆誰敢不從固勸暎舉義於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
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塘聞之遣板授暎征東將軍加
侍中二千石暎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
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
暎曰若蚤降附當還以郡相處復加爵賞暎命斬其
使仍遣軍主王雄等帥兵於鯉瀆逆擊之破神茂神

茂退走侯景聞神茂敗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帥精兵
二萬人助神茂以擊暎暎遣軍主范智朗出郡西拒
戰為茂所敗退歸賊騎乘勝焚柵柵內衆軍皆奔暎
乃釋戎服坐於廳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為屈乃執暎
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

徐文盛為持節督寧州刺史太清中聞國難乃召募
得數萬人來赴世祖嘉之以為持節散騎嘗侍左衛
將軍督梁南秦沙東益巴北巴六州諸軍事仁威將
軍秦州刺史

柳仲禮為司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反仲禮率衛州

刺史常粲南陵太守陳文衡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

羊鴟仁爲北司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既背盟鴟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其攻賊於東府城反爲賊敗臺城陷景以爲五兵尚書鴟仁嘗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効以答重恩今若以此終沒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子畧所害臨死以報効不終因而泣下

常粲爲安遠將軍衡州刺史太清元年粲至州無幾便表解職二年徵爲散騎嘗侍粲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疋倍道赴援至豫章奉命報云賊已出橫江粲卽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別勅豈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勅豈得自安常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湓

城行遣偏將賜隨於事便是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州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卽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將軍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舩渡仲禮與粲合軍進屯王遊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耻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

國難豈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年德已隆豈應復挾私情以阻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卽二宮危逼猶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效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謂衆議已定無俟老

夫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於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立賊必爭之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侮直欲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營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追之此是事大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裔帥兵助粲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昏霧軍人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

靈寺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裔以水軍截其後裔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猶率子弟力戰兵死畧盡遂見害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太宗聞之流涕曰社稷所寄維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世祖平侯景追謚曰忠貞并追贈助警構及尼皆中書郎昂員外散騎嘗侍

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距
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
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
致稱兵今驅烏合之衆至王城之下虜馬飲淮矢集
帝室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荷國重恩當稟承廟筭
以掃大逆耳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幸謝侯王蚤
自爲所士哲又曰侯王事君盡節不爲朝廷所知欲
面啓至尊以除姦佞旣居戎旅故帶甲來朝何謂作
逆侃曰聖上聰明獻哲無幽不宥有何姦佞而得在
朝欲飾其非寧無詭說且侯王親舉白刃以向城闕
事君盡節正若是邪士哲無以應乃曰在北之日久
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免胄士哲瞻望久
之而去

陳沈恪仕梁爲宣猛將軍監吳興郡自吳興入朝高
祖受禪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入辭因徵衛梁
敬帝如別宮恪乃排闥入見高祖曰恪身經事蕭家
來今日不忍見此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高祖嘉其
意乃不復逼

章昭達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廢帝卽位遷侍中華
皎之反也其移文檄並假以昭達爲辭又頻遣使招

之昭達盡執其使送於京師皎平進號征南將軍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

韓子高初文帝出守吳興子高事帝恭謹帝甚寵愛之帝之討張彪也沈泰等先降文帝據有州城周文育鎮北郭香巖寺張彪自鄒縣夜還襲城文帝自北門出倉卒暗夕軍人擾亂文育亦未測文帝所在唯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亂兵中往見文育反命酬答於闇中又往慰勞衆軍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入文育營因其立柵明日與彪戰彪將申緝復降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

禮士歸之者甚衆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

侯安都爲鎮西將軍討余孝勵還軍至南皖而高祖終安都隨文帝還朝仍與群臣定議翼奉文帝時帝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群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其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殿白太后出璽又手解文帝髮推就喪次文帝卽位遷司空仍爲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

程靈洗爲郢州刺史雲麾將軍華皎之叛也遣使招

誘靈洗靈洗斬皎使以狀聞朝廷深嘉其忠增其守備給鼓吹一部因推心待之

魯廣達爲中領軍隋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率衆於白土崗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胄手執桴鼓率勵敢死冒刃而前情軍退走廣達逐北至營殺傷甚衆如是者數四焉及弼攻敗諸將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斬獲數十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歔於是乃就執禎明年依例入隋廣達愴本朝淪覆遺疾不治尋以憤慨

卒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棺頭爲詩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總又製廣達墓銘其畧曰災流淮海險失金湯時屯運極代革天亡爪牙背義介冑無良獨標忠勇率禦有方誠貫皎日氣勵嚴霜懷恩感報無事何忘王猛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言並隸猛督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知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以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後魏劉縈道武時爲會稽公與永安侯魏勤率衆三

千人屯於西河以鎮撫之又與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時離石胡出以眷引屈丐騎斷截山嶺邀潔潔失馬登山力戰矢亦俱盡爲胡所執送詣屈丐潔聲氣不撓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後得還國

崔玄伯爲周兵將軍時明元未立清河王紹聞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玄伯獨不受明元卽位命玄伯居門下虛已問以不受紹賜財帛特賜帛二百匹
叔孫俊年十五以便弓馬爲獵郎清河王紹開宮門

明元在外以後爲瓜牙明元卽位命俊與元磨渾等拾遺左右及朱提王悅將爲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便引手掣之乃於悅懷中得兩刃七首遂殺之
段進太武初爲日道守節蠕蠕大入塞圖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爲賊所殺太武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謚曰壯
陳建以善騎射擢爲三郎稍遷下大夫內行長太武討山胡白龍輕之單將數十騎登山臨嶮每日如此白龍乃使壯士十餘處出於不意太武墮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殺賊數人身被十餘鎗太

武壯之賜別戶二十
盧魯元爲散騎嘗侍右將軍從征赫連昌太武親追擊之入其城門魯元隨太武出入是日微魯元幾至危殆

劉尼爲振威將軍宗愛旣殺南安王余於東廟祕之
唯尼知狀尼勸愛立文成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欲立誰愛曰待還宮擢諸王子賢者而立之尼懼其有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仍其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旣立南安還

復殺之今不能奉戴皇孫以順民望社稷危矣將欲如何麗曰唯有密奉皇孫耳於是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文成於苑中麗抱文成於馬上入於京城尼馳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可還宮衆咸唱萬歲賀及渴侯登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文成於宮門外人登永安殿以尼爲內行長進爵建昌侯遷散騎嘗侍安南將軍
源賀爲征西將軍南安王餘之爲宗愛所殺也賀部勒禁兵靜邊外內與南部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

文成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奉迎文成賀守禁中爲之內應俄而麗抱文成單騎而至賀乃開門文成御位社稷大安賀有力焉後遷太尉獻文將傳位於京兆王子稚時賀都督諸軍屯漢南乃馳傳徵賀賀既至乃命公卿議之賀正色固執不可卽詔賀持節奉皇帝璽以授孝文

崔僧淵爲顯武將軍討海賊於黃郭大破之齊明帝乃遣其族兄慧景遺僧淵書說以入國之屈規令改圖僧淵復書曰主上之爲人也無幽不炤無細不存仁則無遠不及博則無典不究殫三墳之微盡九丘

之極至於文章錯綜煥然鬱炳猶夫子牆矣遂乃開獨悟之明尊先王之迹安遷虛荒兆率帝基惟新中壤宅臨伊域三光起重輝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列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貫禮俗之叙繁然復與河雒之間重隆周道巷歌邑頌朝熙門穆濟濟之盛非可備陳矣加以累葉重光地兼四岳士馬彊富人神欣仰道德仁義民不能名且大人之出本無所在况從聖繼聖至夫子孫者乎聖上諸弟風度相類咸陽王已下莫不英越枝葉扶疎遍在天

下所稱猶竭殊爲未然文士競謀於廟堂武夫効勇

於疆場若論事勢此爲實矣計彼王篡殺之迹人鬼
同知疑親猜貴蚤暴遐邇况投心逆節千載何名物
患無施詭非時用生不振世沒無令聲先師以爲鄙
君子以爲愧此則事因伎殫自勉無益故其宜矣以
兄之才夙超鄉土如弟之徒誰不瞻仰每尋昔念未
敢忘懷雖復途遙二千心想若對敬遵美範以資一
生令各可揚矣而不能顯親事可變矣而不能離辱
故世之所未解也且君子在家也不過孝於其親入
朝也不過忠於其君主上之於兄恩則不可酬義則
不可背身可殺也故非其酬功不逮也故非其報今

可以效矣而又弗爲非孝也卽實而言兄之不變得
爲忠乎至於講武爭疆不敵者久矣論安與危不同
者驗矣群情皆去獨留者謬矣願深察之王晏道絕
外交詭非雄朗專華保望便就屠割方之於兄其全
百倍且准蕃海捍本出北豪壽春之任兄何繇免以
是而言猜嫌已决又宗門未幾南北莫寄先構之重
非兄何託受社之榮鄙心已加望矣今執志不寤忠
孝兩忘王晏之辜安能自保兄機而作其在茲乎國
家西至長安東盡卽壘營造跪甲必盡堅精晝夜不
怠者於茲數載今秋仲月雲羅必舉賈不及時雖實

不用若不蚤圖沉枉連城矣故乘有言欲出不出間不容髮精哉斯談弟於中北京身罹事譴大造之及有獲爲幸比蒙清舉超進非一犬馬之心誠有在矣雖復彼此爲異猶昔情不移也况於今日哉如兄之誨如弟之規改弦易調易於反掌萬一乖情此運也劉渴侯太和中爲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被禽曠日大罵終不降屈爲賊所殺孝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疋穀千斛王景毅嚴季爲軍較尉與劉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鄧翼爲河澗相父羌符堅車騎將軍慕容垂之圍鄴以翼爲後將軍冀州刺史真定侯翼泣對使者曰先君忠於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自古通義未敢聞命垂遣使喻之曰吾與車騎結異姓兄弟卿亦猶吾之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垂殺效命垂乃用爲建武將軍河澗太守長孫道生爲司空侍中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嘆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宅爲今疆寇尚遊魂漢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宅

長孫稚爲平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時雍州刺史蕭寶
肅據州反以稚爲行臺討之稚時背疽未愈靈太后
勞之曰卿病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稚答
曰死而後已敢不自力其子彥亦患脚痺扶挾入辭
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爲大臣各居寵位
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

崔楷爲後將軍殷州刺史時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
王之後鋒不可當初楷將之州人咸勸留家口單身
述職楷曰食人之祿憂人之事如一身獨往朝廷謂
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爲人固志也遂合家赴

州三年春賊勢已逼或勸减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
女第三兒夜出旣而召寮屬共論之咸曰女郎出城
之女郎君小未勝兵留之無益去復何損且使君在
城家口尚多死固將士之意竊不足爲疑楷曰國家
豈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
兒女將諸善心不圖蔚忠全愛滅獲耻之况吾荷國
重寄也遂命追還州旣新立了無禦備之具及賊來
攻相率力抗拒疆弱勢懸每勸兵士撫勵之莫不爭
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連戰半旬
死者相侷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楷長子

士元假征虜將軍防城都督隨楷之州州陷亦戰歿
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嘆焉贈使持節散騎
嘗侍鎮軍將軍定州刺史

杜顯孝明時爲征西將軍行岐州事蕭寶寅起逆顯
據州不從還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以守岐州勲封
平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

晁清爲梁城戍將梁武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
爲敵所殺贈樂陵太守謚曰忠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爲三城戍主梁武帝攻圍力窮
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

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孝明下詔褒美忠節進榮

世爵爲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雒州刺史

田益宗爲安南將軍時白早生反於豫州自雒口已

南鄂豫二州諸城皆沒於梁唯義陽而已梁武帝

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

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鄂豫尅平

益宗之力也

胡小虎少有武氣孝明時爲統軍於晉壽孝昌中梁

將樊文焮等寇邊益州刺史郗虬遣長史和安固守

小劍文焮圍之虬命小虎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

文熾掩襲小虎玠寶並禽之文熾攻小劔未陷乃將玠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彊盛北救不來豈若歸隸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虎與和安交言小虎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爲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傳檄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歐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樂啓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之

鄭光護爲前將軍廣州刺史後元顥入雒莊帝北巡光護據州起義兵不受顥命顥遣尚書令臨淮王彧率衆討之光護出城拒戰莊帝還京嘉其誠節除使持節散騎嘗侍都督襄廣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刺史如故

高諒爲驍騎將軍爲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及叛逼諒同之諒不許爲法僧所害
楊侃爲右將軍濊州刺史屬元顥內逼以本官假撫軍將軍爲都督率衆鎮大梁未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御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藩寄移任此者爲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雜寄

之後圖侃曰此誠陛下曲恩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至建州叙行從功臣自成陽王徽已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侃河梁之誠特加四階侃固辭乞同諸人又乃見許

賈智爲冗從僕射梁將夏侯夔攻郢州以智爲龍驤將軍別將討之至則夔退智乃入城及刺史元顥達以城降於梁智勒城人不欲叛者與顥達交戰相率歸闕智爲東中郎將及爾朱仲遠爲徐州刺史智隸爾朱仲遠赴彭城爾朱榮之死也仲遠舉兵向雒智不從遂擁兵出清水東招勃州民與相拒擊莊帝聞

而善之因鎮徐州普泰初還雒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爲爾朱世隆所厚世隆爲解喻得全

賈思同爲平南將軍襄州刺史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撫軍將軍

牟深爲二兗行臺爾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爲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外託於梁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整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侃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曰牟侃作逆霧起瑕丘擁集不逞扇擾

疆場傾宗之禍深乃自貽累世之節一朝毀汗羊深
血誠奉國秉操罔二聞弟猖悖自劾請罪此之丹款
實戢于懷且叔向復位春秋稱美深之慷慨氣同古
人忠烈遠彰赤心已著可令還朝面受委勅乃歸京
師除名

崔光韶河東武城人爲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
歸養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民十餘萬衆攻逼
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爲長史以鋪
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
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

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焉尋爲東道軍司及元顥入
雒自河以南莫不風靡而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
議所從欣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祏不移
我欲受教諸君意各何如在堂之人莫不失色光韶
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拔本塞源以資
讎敵亂臣賊子曠代少儔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
臣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
烈前鄆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
欣乃斬顯使
賀拔勝初爲廣陽王深帳內軍主歸爾朱榮爲積射

將軍累遷武衛將軍爾朱榮之死也勝與田怡等赴榮第於時宮殿之門未加嚴時怡等議卽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旣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爲他計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遂不從莊帝嘉之

宇文顯和孝武時爲冠軍將軍關內都督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謂顯和曰天下洶洶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之策帝以顯和母老家累又多令預爲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可並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我之王陵遷宇文直閣閣內大都督

楊昱爲南道都督時元顥侵逼大梁除昱爲鎮東將軍光祿大夫加散騎嘗侍使持節假車騎將軍爲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旣擒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大兵集於城下遣其左衛劉業王道安等招昱令降昱不從顥遂攻之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須臾顥至執昱下城面責昱曰楊昱卿今死其心否卿以負我非我負卿也昱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者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負痛黃泉

求乞小第一命便死不朽也顯乃拘之明旦顯將陳慶之胡光等三百餘人伏顯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日一朝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顯曰我在江東嘗聞梁主言初下都日袁昂爲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楊昱自此之外任卿等所請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剗腹取心食之顯旣入雒除昱名爲民

北齊高翼仕魏爲東冀州刺史鎭東將軍時爾朱榮弑莊帝翼保境自守謂諸子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社稷隳危人神憤怨破家報國在此也爾朱兄弟性甚猜忌忌則多害汝等宜早圖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時不可失也事未輯而卒

平鑒仕魏孝昌末爲爾朱榮撫軍神武謂鑒曰日者皇綱中弛公已早竭忠誠今爾朱披猖又能去逆從善搖落之時方識松筠卽啓授征西懷州刺史高季式仕魏爲衛將軍元象中西寇大至孝文親率三軍以禦之陣於北邙師徒大敗河中流尸相繼敗兵首尾不絕人情騷動謂世事難知所親部曲請季式曰今日形勢大事去矣可將腹心二百騎奔梁旣得避禍不失富貴何爲坐死也季式曰吾兄弟受國

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亡去不義若社稷顛覆當背城死戰安能區區偷生苟活

高寶寧後主武平末爲營州刺史鍾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師將至鄴幽州行臺潘子晃徵黃龍兵寶寧率驍銳并契丹靺鞨萬餘騎將赴救至北平知子晃已發劄又聞鄴都不守便歸營周帝遣使招慰不受勅書范陽王紹信在突厥中上表勸進范陽署寶寧爲丞相史盧昌期據范陽城起兵寶寧引紹信集夷夏兵數萬騎來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已屠范陽還據黃龍竟不臣周

王琳在梁爲湘州刺史時陳武帝受禪於建鄴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爲琳所破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温太真何人哉初魏尅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爲梁主齊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駟駮册拜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又遣中書舍人辛懋游說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白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

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收封安城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爲陳將所敗乃與莊同入齊齊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戰艦分遣招募淮南僉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左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洩挺身歸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行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秩兼給鼓吹琳水陸咸嚴將觀蒙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會

陳將吳明徹來寇帝勅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畧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帝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淝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起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

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
鮮于世榮後主時累遷領軍大將軍周武來伐送馬
糴酒鍾與之得便撞破及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
在三臺之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世榮
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竊歎之見徵稅無厭
賜與過度發言歎息焉

慕容三藏紹宗之子也爲右衛將軍周師入鄴後主
東遁委三藏畱守鄴宮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
戰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
久聞加榮褒授開府儀同大將軍

雷顯和爲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焉
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城敗乃降
叱于苟生爲儀同鎮南兗州周武破鄴赦書至苟生
自縊死

庫狄士文爲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
迎惟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
莫多婁敬顯爲領軍將軍從後主於平陽敗歸并州
與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稱尊號安德敗文武群臣皆
投周軍惟敬顯走還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城之明

日執敬顯斬於閭闔門下責其不留平陽也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三十四

忠第四

後周楊擲仕魏孝莊時為伏波將軍給事中元顥入
維帝往晉陽就爾朱榮詔擲率其宗人收船至馬牯
擲未至帝已北度太行擲遂匿所收不以資敵及爾
朱榮奉命南討至馬渚擲乃具船以濟王師

楊寬仕魏爲通直散騎嘗侍元顥自梁入雒孝莊出居河內寬與太宰元天穆俱謁孝莊於太行拜散騎嘗侍安東將軍仍爲都督從平河內進圍北中時梁將陳慶之爲顥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寬先自稱姓名然後與語備陳利害勸令早降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此頗欲相見否寬答曰僕兄旣力屈王威跡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向所以先申姓名者豈不知兄在彼乎直以信不見疑忠爲令德耳僕之昆季幸不待言但當議良圖自求多福天穆聞之謂左右曰楊寬大異人何

至不惜形便如此自是彌敬重之孝莊反正拜中軍將軍爾朱榮被誅其從弟世隆等擁部曲燒城門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鎮北將軍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扞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大宰相知之深也寬答曰大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嘗節世隆北走寬追至河內俄而爾朱兆陷雒陽囚執孝莊帝寬還雒不可遂自成臯奔梁至建業聞孝莊帝遇弑寬發哀盡誠梁武義之待之甚厚尋禮送還朝獨孤信任後魏荊州刺史爲東魏高敖曹侯景所逼南奔於梁居三載梁武帝方許信還北信父母旣在

山東梁武帝問信所往答以事君無二梁武深義之
爲武衛將軍孝武帝雅相委任及孝武西遷事起倉
卒信單騎及之於療澗孝武歎曰武衛遂能辭父母
捐妻子遠來從我世亂識忠良豈虛言哉卽賜御馬
一匹進爵浮陽公後爲秦州刺史有自東魏來者告
其父母內問乃發喪行服

裴俠魏孝武時爲右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
子猶在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
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旣食人祿寧以
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

令孤整仕魏孝武時爲瓜州刺史東陽王元榮王簿
盪寇將軍及鄧彥竊據瓜州拒不受代整與開府張
穆等密應使者申徽執彥送京師周文帝嘉其忠節
表爲都督瓜州城人張保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
宇文仲和構逆規據河西晉昌人呂興等復害郡守
郭肆以郡應保整令所親說保令任整爲將蔑不濟
矣保納其計且以整父兄等並在城中弗之疑也遂
令整至玉門郡召集豪傑說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
晉昌斬呂興進軍擊保州人素服整威名並棄保來
附保遂奔吐谷渾衆議推整爲刺史整曰本以張保

肆逆殺害無辜闔州之人俱陷不義今者同心務在
 除凶若其相推薦復恐效尤致禍於是乃推波斯使
 主張道義行州事具以狀聞詔以申徽為刺史徽整
 赴闕授壽昌郡守封襄武縣男文帝謂整曰卿早建
 殊勲今官位未足酬賞方當與卿共平天下同取富
 貴遂立為瓜州義守整以國難未寧嘗願舉宗效力
 遂率鄉親三千餘人入朝隨軍征討文帝嘗謂整曰
 卿遠祖立忠而來可謂世濟其美者也
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為王莽所屈其子避地河右故帝稱之
 裴寬西魏太統中為征虜將軍與東魏將彭樂狗戰

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
 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
 此必使卿富貴關中貧狹何足可依勿懷異圖也因
 解鎖付館加厚禮遇寬乃裁所卧氈夜縋而出因得
 遁還見於太祖太祖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
 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寬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
 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授帥都督
 李廣為大將軍沌口之役華皎軍敗為吳明徹所擒
 將降之廣辭色不屈遂被害
 高琳為衛將軍除正平郡守加大都督時齊將東方

老來寇琳擊之老中數鎗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後乃密使人勸琳東歸琳斬其使以聞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蔡祐字承先爲平東將軍從太祖戰於河橋下馬步鬪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遂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君似是勇士但弛甲來降豈慮無富貴邪祐罵之曰死卒吾今日取汝頭自當封公豈假賊之官號也戰數合敵乃稍却祐徐引退

李穆爲并州總管以功授都督河橋之戰太祖所乘馬中流矢驚逸太祖墜於地軍中大擾敵人追及之左右皆奔散穆乃以策擊太祖因罵曰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不疑是貴人遂捨之而過穆以馬授太祖遂得俱免是日微穆太祖已不濟夫自是恩賜更隆太祖美其忠節乃歎曰人之所貴唯身命耳李穆遂能輕身命之重齊孤之難雖復加之以爵位賞之以玉帛未足爲報也

竇熾爲柱國大將軍明帝以熾前朝舊臣勲望兼重欲獨爲造第熾辭以天下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輒發

徒役明帝不許後爲雍州牧權行雒州鎮事後入朝屬隋文帝初爲相國百官皆勸進熾自以累代受恩遂不肯署賤時人高其節

柳檜爲撫軍將軍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黃衆寶等圍檜郡力屈城陷爲賊所獲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誘說城中檜乃大呼曰群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卽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日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河中人皆爲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

杜叔毗爲車騎大將軍從魏國公直南討軍敗爲陳人所擒陝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
王思政爲驃騎將軍嘗以勤王爲務不營資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何奴未滅去病辭家况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援而棄之思政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等率兵來攻齊文襄更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更炊糧力俱竭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自至堰下督勵士卒水壯城北面遂摧水便滿溢無措足之地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

謂之曰吾受國重任本望平難立功精誠無感遂辱
土命令力屈道窮計無所出當効死以謝朝恩因仰
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剄先是
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
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
訓謂思政曰公嘗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
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
卒也固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嘗侍趙彥深就
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無撓屈之容文
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

楊敷字文衍爲驃騎大將軍汾州刺史戰敗爲齊將
段孝先所擒齊人方欲任用之敷不爲之屈遂以憂
憤卒於鄴

尉遲綱爲前將軍太祖與東魏戰於邙山大軍不利
人心離散綱勵將士盡心効衛

王軌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高祖遣宣帝征吐渾谷
軌與字文化伯從時官尹鄭譯王端等並得幸於宣
帝宣帝在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
之於高祖高祖大怒乃撻帝除譯等名仍加撻楚宣
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

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
後因侍坐乃白高祖曰皇太子仁孝無聞又多涼德
恐不了陛下家事臣暗昧不足以論是非陛下嘗以
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弼比每對臣深以此
事爲慮高祖召弼問之弼乃跪對曰皇太子養德春
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旣退軌謂弼
曰半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翻覆弼
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爲言事有差
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賊否何得遂至是言
軌默然久之乃曰吾盡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

衆良實非宜其後軌內宴上壽又持高祖鬚曰可愛
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高祖深以爲然但漢三太子
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宣帝卽位追
鄭譯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
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
淮南隣接疆寇欲爲身計曷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
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效豈以獲罪於
嗣主便欲背德於先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爲佞計
異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元象元年帝令內史杜虔信
就徐州殺軌

尉遲迥爲相州總管隋文帝輔政以迥位望宿重懼爲異圖乃令迥子魏安郡公惇齋詔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鄖國公韋孝寬代之爲總管迥以隋文帝當禪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使侯正破六韓裒詣迥論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迥聞之殺長史及裒乃集文武士庶登城北樓而令之曰楊堅以凡庸之才藉后父之勢挾幼主而令天下咸福自巳賞罰無章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居將相與國寡甥同休其戚義猶一體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安國

庶人進可以終臣節卿等以爲何如於是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置官司於時趙王昭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又奉以號令迥弟子勤時爲青州總管亦從迥迥令管相衛黎毛維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膠先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榮州刺史邵國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東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州以應迥迥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卽以韋孝寬爲元帥魏安郡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

不進隋文帝又遣高顛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餘里
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小却鳴
鼓齊進惇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迥與子惇祐等又
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
號曰黃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
到迥舊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兵皆關
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
如堵高顛與李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
迥衆大敗遂入鄴迥走保北城李寬縱兵圍之李詢
賀樓子幹以其屬先登迥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子

惇等東走并追獲之餘衆月餘皆斬之迥自起兵至
敗凡六十八日唐武德中迥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福
上表請改葬朝廷以迥忠於周室有詔許之

崔弘度爲大將軍尉遲迥反弘度以行軍總管從韋
孝寬討之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尉遲迥子惇
爲妻及被鄴城迥窘迫登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
將射弘度弘度乃謂迥曰今日各圖國事不服得顧
私事旣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迥置弓於地罵大
丞相極口自殺弘度顧弟弘昇使取迥頭進位上柱
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以弘度不時殺迥縱至惡

言繇是降爵一等爲武卿郡公
司馬消難爲交州總管隋文帝輔政消難旣聞蜀公
迥不受代遂欲與迥合勢亦舉兵應之以開府田廣
等爲心腹殺總管長史侯莫陳果邛州刺史蔡澤等
四十餘人所管邛隋溫應士順沔環岳九州魯山旣
山沔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湏水八鎮並從之使其
子永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爲元
帥發荆襄兵以討之八月消難聞誼軍將至夜率其
麾下歸於陳日凱於中此誼軍將至夜率其
王謙爲益州總管時隋文帝秉政謙令司錄賀若昂

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勢謙世受國恩將圖興
復遂舉兵署置官司所管益潼新始龍邛青盧戎寧
汶陵遂合楚資眉普十八州及嘉渝臨渠蓬隆通興
武康十州之人多從之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
達奚悉勸謙據險觀變隆州刺史高阿那肱爲謙畫
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至散關蜀人知有勤王之節
必當各思効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天下此中
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
之策謙遣兵鎮始州隋文卽以梁睿爲行軍元帥便
發利鳳及秦城諸州兵討之達奚悉乙弗虔等衆十

萬攻利州聞睿至衆潰睿乘其弊縱兵深入恭虔密使詣睿請爲內應以贖罪謙不知之並令守成都謙先無籌畧承藉父勲遂居重任初謀舉兵咸以地有江山之險進可以立功退可以自守且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乃自率衆逆戰又以恭虔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軍皆叛乃以二十騎奔新都縣令王寶斬之傳首京師恭虔以成都降隋文以其首謀斬之阿那肱亦誅

隋陣狄士文初仕齊爲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師惟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

同三司隋州刺史

高頴仕周爲下大夫拜開府高祖德政爲相府司錄尉遲迥起兵高祖命頴爲監軍頴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歎歎就路

周羅暉初仕陳爲使持節都督南川諸軍事至德中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暉甚得人心擁衆領表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暉拒絕之

李崇爲幽州總管開皇中突厥大爲寇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于砂城突厥

圍之城本荒廢不可守禦晡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爲其備夜中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饑出輒遇敵死亡畧盡遲明奔還者尚且百許人然多重傷不堪更戰突厥意降之遣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勤崇知必不免命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日效命以謝國家待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賊亂射之遂卒於陣

堯君素大業末爲鷹揚郎將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唐高祖義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畧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攻之不尅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噎通亦泣下霑襟因謂君素曰吾軍以敗義旗所指莫不嚮應事勢如此卿當蚤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公當爪牙之寄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奈何不思報效以至於此更爲人作說客邪且公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我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

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爲木鷲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汭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監門直閣麗王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唐高祖乃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之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絃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蒙獎擢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歲餘頗得外口城中微知江都顛覆又糧食乏絕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張季珣少慷慨有志大業末爲鷹揚郎將其軍據箕山爲固與雒口連接及李密翟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連年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百人

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盡樵蘇無所得
撤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之一無離叛糧盡士卒
羸病不能拒戰遂爲所陷季珣曰吾雖爲敗軍之將
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

來護兒爲右翊衛大將軍伐遼出滄海道師次東萊
會楊玄感反進攻雒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
議旋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勅不宜擅還再三固執
不從護兒厲聲曰雒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
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當不關諸人
也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卽日廻軍令子弘及整馳驛

奏聞帝見弘等甚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
弘通議大夫整公路府鷹揚郎將乃降璽書於護兒
曰公旋師之時是朕勅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
臬此元惡期在不遥勒名太嘗非公而誰也於是護
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閩鄉斬平之
唐屈突通初仕隋大業中爲左驍衛大將軍時秦隴
盜賊蜂起以通爲關內討捕大使及煬帝幸江都令
通鎮長安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東旣而義師至
河東大破通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永豐倉又爲義師
所尅通大懼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河東將自武關

冊府元龜 卷之三十三
趨藍田以赴長安軍至潼關爲劉文靜所遏不得進
相持月餘通又令顯和夜襲文靜詰朝大戰義軍不
利顯縱兵破二柵唯文靜一柵獨在顯和兵復入柵
而戰者往復數焉文靜爲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垂至
於敗顯和以兵疲傳殮而食文靜因得分兵以實二
柵又有遊軍數百騎自南山來擊其背三柵之兵復
大呼而出表裏齊奮顯和軍潰僅以身免悉虜其衆
通勢瀰蹙或說通歸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兩
王受人厚祿安可逃難有死而已每自摩其頸曰要
當爲國家受人一刀耳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

以此懷之高祖遣其家僮召之通遂命斬之通聞京
師平家屬盡沒乃留顯和鎮潼關率兵東下將如雒
陽通進路而顯和降於劉文靜遣副將竇琮段志玄
等率精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陣以自固竇
琮得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爲父子今
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矣
汝並關西人欲何所去衆皆釋伏通知不免乃下馬
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
祇實所鑒察遂擒通送於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
邪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爲本朝

之辱以愧相見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
李藝初仕隋爲武賁郎將煬帝令督運於北平大業
才自稱幽州總管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呼藝藝斬
其使者而爲煬帝發喪

劉世讓爲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拒薛舉戰敗世讓
及弟實俱爲舉軍所獲舉將至城下令給說城中曰
大軍五道已趨長安宜開門蚤降世讓僞許之因告
城中曰賊兵多少極於此矣宜善自固以圖安全舉
重其執節竟不之害太宗屯高城世讓潛遣實逃歸
言賊中虛實高祖嘉之賜其家帛千疋及賊平得歸

授彭州刺史尋領陝東道行軍總管與永安王孝生
擊呂崇茂於夏縣諸軍敗績世讓與唐儉俱爲賊所
獲獄中聞獨孤懷恩有逆謀逃還以告高祖時高祖
方濟河將幸懷恩之營聞難驚曰劉世讓之至豈非
天哉因勞之曰卿往陷薛舉遣弟潛效款誠今復冒
危告難是皆愛國忘身也尋封弘農郡公賜莊一區
錢百萬累轉并州總管統兵屯於鴈門突厥處羅可
汗與高開道范君璋合衆攻之甚急鴻臚卿鄭元璵
先使在蕃可汗令元璵來說之世讓厲聲曰大丈夫
奈何爲夷狄作說客邪經月餘虜乃退及元璵還述

世讓忠勇高祖下制褒美之賜以良馬
劉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薛仁果率衆圍之
感嬰城拒守垂陷者數矣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果
解圍而去感與叔良出戰爲賊所擒仁果復圍涇州
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徒守孤城何益也宜蚤出
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賊大饑亡
在朝夕秦王率軍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
自勉以全忠節仁果大怒執感於城邊埋脚躡騎射
殺之至死聲色愈厲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
贈瀛州刺史封平原郡公謚曰忠壯

王行敏爲屯衛將軍武德三年爲潞州刺史進攻竇
建德之師於武陟其後督兵徇燕趙會劉黑闥來攻
行敏自歷亭出兵拒戰擊賊破之旣而憇於野不設
備賊知而掩之左右皆遁因爲闡所擒竟不拜闡斬
之臨死西向言曰行敏大唐忠臣願陛下知之高祖
聞而痛惜焉

左難當宣州人也武德中爲柱國獻池徽三州總管
及輔公柘反遣使誘之難當斬其使者以聞仍率兵
據赤石城公柘怒發衆數萬攻之不尅而還及公柘
平高祖嘉其忠效拜宣州都督進位上柱國封戴國

公食邑三千戶
盛彥師爲宋州總管徐圓朗反彥師爲安撫大使因
戰沒於賊圓朗令彥師作書誘其弟令舉城降已彥
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被賊所擒爲臣不忠誓之以
死汝宜善侍老母勿以吾爲念圓朗初色動而彥師
自若圓朗乃笑曰盛將軍乃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
如舊

姜寶誼武德二年爲右武衛大將軍與尚書右僕射
裴寂拒宋金剛于汾州戰始合寂棄軍而走兵遂大
潰寶誼爲賊所擒高祖初聞其沒也泣曰寶誼烈士

必不生降賜其家物千段米三百石寶誼後謀背賊
事洩遇害臨死西向大言曰臣無狀負陛下屠潰是
所甘心但敗軍喪師九泉所恨及賊退高祖遣使迎
其柩謚曰剛

張善相爲伊州總管武德二年王世充攻伊州善相
被圍糧盡援兵不至城中餓死者日數百人善相自
知必敗謂僚吏曰善相荷國厚恩要當效命諸公無
同爲死當斬吾頭以歸世充衆皆泣曰寧與公同死
終不獨生尋西城陷賊執善相送於世充善相辭色
不撓世充怒令斬之善相罵世充極口而死高祖聞

而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也封其子爲襄城郡公

羅士信武德五年爲新安道行軍總管守雒水城爲劉黑闥所擒黑闥聞其勇意欲活之士信辭色不屈因斬之高祖聞而傷惜購得其屍而葬之

契苾何力鐵勒特勤子也特勤死貞觀初隨其母率衆內附太宗置其部落於其涼之境何力至京授左領軍將軍十四年爲葱山道副大總管討平高昌時何力母姑臧夫人及母弟賀蘭州都督沙門並在涼府何力歸省其母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陀疆盛契苾

部落皆願從之乃脅其母弟使從何力至聞而大驚曰王上於汝有厚恩任我又重何忽而圖叛逆諸首領皆曰可敦及都督已去何顧不行何力曰忠孝不並我弟沙門足得侍養我終不能去也於是衆共執何力至延陀致於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願炤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可奪也可汗怒欲殺之爲其妻所扞而止會有使自延陀至具言其狀太宗遽令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入延陀詐降公主以和何力繇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丹元 忠四
卷之三十三
龐孝泰爲左驍衛將軍高宗遣將征高麗孝泰爲沃
沮道總管時孝泰率令南水戰之士軍於蛇水之上
高麗蓋蘇文益兵擊之孝泰大敗或勸突圍就劉伯
英曹繼叔之營孝泰曰我伏事國家兩代過蒙恩遇
高麗不滅吾必不還伯英等何必救我又我將鄉里
子弟五千餘人今並死盡豈一身自求生邪賊肉薄
攻之死者累萬箭如蝟毛遂與其子一十三人皆死
之

杜孝昇爲扶州臨河鎮將儀鳳二年吐蕃寇臨河孝
昇登外城樓以拒賊力屈爲賊所執令孝昇送書與

松州都督武君寂以邀其降孝昇不從又虜其妻子
爲質孝昇身遭六創竟不從俄而賊衆捨孝昇而退
孝昇又率萬衆拒守詔授孝昇游擊將軍以旌其忠
烈仍賜物二百段孝昇俄以創甚去職詔令給祿終
身

咸三郎爲左豹韜衛長上果毅李孝逸之討徐敬業
以爲前鋒軍至高郵爲賊所陷擒送江都賊黨唐之
奇詐告其徒曰此是賊帥李孝逸也將斬之三郎大
呼曰我是果毅咸三郎不是將軍李孝逸官軍已至
四面合圍我死妻子受榮你死家口配沒終不及我

賊遂害之
許欽明萬歲通天元年爲夔州都督府長史兼龍山
軍討擊副使軍次崇州與契丹戰敗被擒賊將圍安
東令欽明邀屬城未下者安東都護裴玄理時在城
中欽明謂之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謹守勵兵
以全忠節賊大怒遂害之帝聞而下制褒美贈蘄州
刺史又授其子輔乾左監門衛中候令迎其喪樞以
還改葬

薛訥大將軍仁貴子也則天時突厥入寇河北則天
以訥將門子使攝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畧使臨行
於同明殿召見與語訥因奏曰醜虜憑陵以廬陵王
爲辭今雖有昇儲外議猶恐未定若此命不易則狂
賊自然款服則天深然其言
程千里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安祿山反以千里宿將
詔往河東除上黨郡長史守上黨賊將蔡希德數圍
逼上黨希德數以輕騎挑戰千里開城門獨將麾下
百餘騎逐希德欲生得之度橫橋橋壞墜坑中爲賊
所執仰首告將士曰非戰之過天命不祐遂至於此
公等爲吾報城中將士善守之城不可下遂被執送
東京見安慶緒慶緒捨之

劉客奴幽州昌平人爲平盧軍遊奕使其性忠謹爲軍人所信天寶末范陽平盧河東等三節度安祿山反詔以安西節度封嘗清爲范陽節度以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以太原尹王承業爲河東節度安祿山既僭位於東都遣腹心韓朝陽等招誘知誨知誨遂受逆命誘殺安東副使護保定軍使馬靈登以自立力祿山遂僞署知誨爲平盧節度使客奴與平盧諸將同謀襲殺知誨仍遣使與安東將軍王立志進相應援馳以奏聞

杜鴻漸爲朔方留後節度副使天寶末肅宗北幸至平涼未知所適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度支判官盧簡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今胡羯亂嘗二京陷沒主上南幸於巴蜀皇太子理兵於平涼然平涼散地非聚兵之處必欲制勝非朔方不可若奉迎殿下旬日之間西收河隴廻紇方彊與國通好北徵勁騎南集諸城大其一舉可復二京寧社稷之耻上報明主下安蒼生亦臣子之用心國家之大計也鴻漸卽日草箋具陳兵馬招集之勢錄軍資器械倉儲軍物之數令李恹齎赴平涼肅宗大悅鴻漸知肅宗發平涼於北界白草頓迎詔因勞諸使

及兵士進言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之處今迴
紇請和吐蕃內附天下郡邑人皆堅守以待制命其
中雖爲賊所據亦望不日收復殿下整理軍戎長驅
一舉則逆胡不足滅也肅宗然之

李栖筠爲封常清安西行軍司馬玄宗幸蜀肅宗興
復於靈武徵兵於安西栖筠以精卒七千人赴行在
所栖筠感以臣子大義士皆有忘家死難之志尅復
兩京遷殿中侍御史

李嗣業爲安西高仙芝將以功授驃騎左金吾大將
軍及祿山反兩京陷肅宗在靈武詔追嗣業赴行在
嗣業自安西統衆萬里至鳳翔謁見帝是時方欲大
舉收復二京帝曰今日得卿勝數萬衆事之濟否實
在卿也

馬璘爲左金吾衛將軍戍安西至德初聞王室多難
乃統甲士三千自二庭赴於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
討陝郊戰河陽皆有殊效
張子卿爲關中節度使王思禮將至德二年與將士
四千餘人割耳爲盟請爲父子軍爲國討賊
張元軌爲特進至德二年與將軍焦知廉副將衛如
璧及所領武士五百人相與盟咸截左耳誓雪國讎

令狐彰初爲安祿山將史思明僞署滑州刺史令統
兵戍滑臺彰感激忠義思立名節乃潛謀歸順會中
官楊萬定監滑州軍彰遂募勇士善於水者乘夜涉
河達表萬定請以所管兵馬及州縣歸順因萬定以
聞自祿山構逆爲賊首者未有舉州向化肅宗得彰
表大悅賜書慰勞尋爲思明將所攻兵敗潰圍而出
隨萬定入朝肅宗深獎之尋拜滑毫魏博六州節度
使大曆中犬戎犯邊徵兵防秋彰遣屬吏部統營伍
自滑至京西向二千餘里甲士三千人率自齎糧所
過州縣路次供擬皆讓而不受經閭里不犯秋毫年

八十卒臨終手疏辭表誠子以忠孝守節表曰臣男
建等性不爲非行亦近道今勅賜東都私第使他年
爲臣報國下慰幽魂臨歿昏亂伏枕哀咽帝覽表嗟
悼久之

張孝忠肅宗上元中爲李寶臣易州刺史及寶臣死
其子惟岳阻兵不受徵朝詔幽州節度使朱滔討之
滔以孝忠宿將慮軍興則扼其境乃使判官蔡雄說
孝忠孝忠然之與滔合兵攻惟岳後王武俊斬惟岳
首以獻定州刺史楊正義以州降遂有易定之地時
旣誅惟岳分四州各置觀察使武俊得鍾州康日知

得深趙二州孝忠得易州以成德軍額在鎮州孝忠
既降正義朝廷乃於定州置義武軍以孝忠簡較工
部尚書爲義武軍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等使及朱
滔田悅等相扇及逆競以利啗邀之爲亂孝忠孤軍
四面受敵修浚壕壘感勵士卒竟不爲羈覓熒惑

郭子儀爲天下兵馬副元中官魚朝恩害子儀之
功因事媒孽之尋召還京師以李光弼代子儀之任
子儀雖失兵柄乃心王室以禍難未平不遑寢息後
復爲副元帥出鎮絳州將行肅宗大漸群臣莫有見
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

乃引至卧内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
而出子儀事上忠誠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
處必能得士衆心前後遭罹倖臣程元振魚朝恩等
譖毀百端時方握彊兵或臨戎敵詔命徵之未嘗不
卽日而抵召故讒不能行代宗幸陝時令以數十騎
覘賊及在涇陽又陷於胡虜重圍之中皆以身自許
國未嘗以危亡廻顧亦遇天幸竟免患難

劉昌初爲宋州牙門將大曆中李靈曜據汴州反刺
史李僧惠將受靈曜牽制昌密遣僧神表潛說僧惠
召昌問計昌泣陳其逆順僧惠感之仍使神表齎表

詣闕請討靈曜遂剪靈曜左翼汴州遂平

薛平父嵩大曆中爲昭義節度平年十二爲磁州刺史嵩率軍吏欲用河北故事脅平知留後而平僞許之適於伯父寧一夕以喪歸及免喪累授右衛將軍張仵建中初以澤潞將守洛州田悅攻之仵度兵不出戰賊不能得累月攻益急士死傷多食且盡救兵未至仵知事不濟無以勸士乃悉召將卒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仵之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爲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情愿出賣之爲將士一白之營衆皆大哭曰今日爲將軍出死命戰且守日夜

不解會馬燧以太原之師至與衆軍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仵乘勢出戰士以一當百圍解以功累遷泗州刺史

馬燧爲河東節度魏博招討使討田悅建中二年前殿中丞李雲端與其黨袁封單超俊李誠信冀信等以京師告旱乃又借商戶錢人心大擾乃扇飛語云鳳翔留鍾幽州兵多逃南山爲群盜以搖人心將作亂雲端等與燧子暢善乃令其黨溫靖齋暢書與燧陳利害令旋師燧執靖奏其狀令兄炫引暢請罪帝以暢大臣子方委燧以靖難不竟其事救炫就第杖

三十遣捕雲端鞠於禁中十一人皆處死

馮河清初隸涇原節度兵馬使建中四年節度使姚令言奉詔率兵赴關東以河清知兵馬留後判官殿中待御史姚况知州事及令言至京師所統兵叛帝幸奉天河清與况聞之乃集三軍大哭因以激勵將吏誓敦忠節衆頗義之卽時發甲仗器械車百餘輛連夜送行在所時駕初遷幸六軍雖集蒼皇之際都無戎器及涇州甲仗至軍士大振特詔褒其誠效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姚况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俄又加河清簡較工部尚書賊朱

泚及姚令言累遣間諜詭誘河清輒拘而戮焉又駕幸梁州其將田希鑿潛通泚使結克黨害河清尋贈尚書右僕射葬事官給

李澄建中初爲永平軍節度李勉裨將移理汴州乃奏澄爲滑州刺史四年冬李希烈陷汴州勉奔歸行在澄遂以城降希烈僞署尚書令兼滑州永平軍節度使興元元年春澄密令親信人盧融問道齎表達於奉天帝嘉之乃以帛詔藏於蠟丸中加澄刑部尚書兼汴州刺史汴滑節度觀察使澄祕而未宣乃集州兵嚴加訓習希烈頗震之乃令養子六百人戍之

且虞其變也及希烈苦攻寧陵邀澄赴援澄率其衆至石柱潛令縱火焚營而偽遁誘六百人因驚行剽而加其罪果大俘掠悉令斬之以告希烈希烈不能詰焉無何希烈遣其將翟崇暉等寇陳州久之未復是歲十月澄以汴州兵寡度希烈不能制已會中使薛盈珍持節且至加澄簡較兵部尚書封武威郡王澄乃乘勢力焚賊旌節誓衆歸國希烈既失澄又聞崇暉大敗繇是奔歸蔡州澄遂率衆將復汴州屯於城北門怯懼不敢進及宣武軍節度使劉洽師至城東門賊將田懷珍開關以納之翌日澄乃自北門入

洽已據子城澄乃舍於浚儀縣兩軍將士日有忿競澄不自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送款於澄澄遣其子清赴之先是河陽軍節度使李元道其將雍希顥攻鄭州顥所過縱掠液拒之尤固及清至遂納之顥急攻液清以衆助之殺登城者數十人顥方引退又焚陽武而歸澄乃出赴鄭州朝廷特授清簡較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更名克寧貞元元年三月就加澄簡較右僕射義成軍鄭滑許等州節度使李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希烈既破梁崇義擁兵襄州遂有其地朝廷慮不受命欲以禁兵送承承請

單騎徑行至則希烈處承於外館迫脅萬態承恬然自安誓死王事希烈不能屈遂剽虜闔境所有而去嚴震爲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及朱泚竊據京城李懷光頓軍咸陽又與之連結泚令腹心穆庭光宋瑗等齎帛書誘結震震集衆斬庭光等仍發兵出界至盤屋以東守禦賊竟不能爲害車駕入駱谷且無驚擾

楊忠元爲神策京西兵馬使以兵屬李懷光建中四年冬自河朔同赴國難解奉天之圍明年一月懷光既圖叛逆惠元義不受汙脫身奔竄至奉天爲懷光

追騎所害

朱忠亮初仕薛嵩爲將鎮普閏縣掌屯田朱泚之亂以麾下四十騎奔赴奉天德宗嘉之

李觀爲右龍武將軍建中末涇州叛觀適番上卽領兵千餘人扈從奉天詔都巡警訓練諸軍戍卒三數日間加召五千餘衆列之通衢整肅輦鼓城內因之增氣德宗倚賴之及李懷光叛駕出奉天幸山南觀與令狐建李昇韋清等咸執羈勒周旋艱險皆著功勞

張韶爲李懷光兵馬使建中末懷光爲朔方節度使

擊田悅於魏州聞德宗行幸晝夜奔難先數日遣韶奉奏韶至城下遇朱泚驅百姓填塹韶在衆中伺群盜稍息乃呼曰我李懷光使也守陴者初未信詰曰懷光使何與賊戮力韶曰不知是何錄至此乃縱而上之得懷光表尅期至城下詔令昇韶徇四隅歡聲動地賊徒疑懼聞懷光軍至醴泉遂解圍走投京城薛臣爲汾陽王郭子儀麾下諸將建中末從左僕射李揆使西番朱泚之難昆夷赴義臣馳騎鄉導至於武功擢授左威衛將軍

賈耽建中末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德宗幸梁州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奉表陳事旣復命方大宴會有急牒至言澤代耽爲節度而召耽爲工部尚書耽以狀內懷中宴飲不改及罷乃告澤曰詔以行軍爲節度使耽今卽發因告將吏謁澤太府張獻甫白耽曰天子巡幸尚書使行軍奉表起居而行軍自謀節度借奪尚書土地此可謂事人不忠矣軍中皆不伏請殺之耽曰公是何言天子有命卽爲節度矣耽今赴行在便與公偕行卽日上道以獻甫自隨軍中乃安李抱真建中末爲昭義軍節度使與李懷光等同討田悅時悅窘蹙朱滔王武俊皆反聯兵救悅抱真與

馬燧等退次魏縣德宗幸奉天中使告問至諸將皆
 仰天慟哭李懷光席卷奔命馬燧李芄各引兵歸鎮
 朱泚既汙宮闕李希烈陷大梁李納亦反鄆州無何
 帝行幸梁州李懷光又竊據河中抱真獨於擾攘傾
 瀆之中以山東三州外抗群賊內輯軍士群賊深憚
 之

册府元龜

